

写在前面

东晋隐士陶渊明有句名言：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音，”借以调侃那些问他为什么设了“无弦琴”来招待客人们的朋友们。这句话其实辩证地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奏琴、听琴、说琴、藏琴，所追求的终极目标，实乃琴中之趣。

新加坡第一本古琴随想文集——《琴难舍》，便朝这个目标书写。

古琴，一名七弦琴，也称瑶琴。所谓琴棋书画，琴，是传统四艺之首。

本书并不涉及任何高深莫测的琴学理论。作者只想说明，琴者，我所爱也。上手之后，日夕相傍，不离不弃，书名《琴难舍》，取情难舍之意。

作者年五十六方学琴。简单地推理，这么“晚”才开始学习的乐器，尚能给鼓奏者散发出如此强大的魅力，那么看官你，无论是位男士或女士，无论在哪个年龄层当中，相信接触古琴后，便有机会迷上。

从挖掘本地琴家生平做起

本书引起动机，是2009年初，本地艺坛人物莫泽熙的逝世。讣闻中，媒体一致称他为“盆景艺术家”。然而，我从莫氏遗孀出版的一本回忆录开始探索，了解到莫泽熙其实也热衷古琴。

《琴家莫泽熙》一文，刊于2012年初《南洋艺术》第35期。该文副题是：“对新加坡音乐史的一点省思”。

同个时候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期刊《源》酝酿改版。主编谭瑞荣邀约我写个专栏，而我正在兴头上，一拍即合，于是就在新面貌的《源》第100期（2012年第6期）开创了“琴难舍”的栏目。

谭主编本身是位画家，版面设计奇美，而他也在我的“诱导”下，从琴箏不辨的阶段发展到古琴曲的爱好者。然而，就在“琴难舍”延续了三年，写到第二十篇阮籍时，谭主编接到“上头”的指示，古琴专栏宣告停止。

稍息当儿，恰逢2016年年中，苏州有一对父女琴家——裴金宝和裴琴子，到狮城来说琴，以琴会友。我的古琴书写兴致于是死灰复燃，这篇琴会的报道，刊于2017年年头的《联合早报》缤纷版。“琴难舍”的写作，也就从第廿一篇《琴与乐队》接棒，电脑键盘继续开打，而每一篇，都继续送往香港雨果唱片网站发表。

网上文章并无稿酬，但也就由于这种“老友”式的鼓励，让鄙人可以在古稀之年到来之前，完成了《琴难舍》四十篇的写作！

邀约大家一解琴中之趣

古琴的话题是说不完的。纵观本书的文章，脉络是从《梅花三弄》的音乐活力说起，继而《离骚》《诗经》，为香港文康署主办的南莲园池古琴会撰写文宣稿的感想，并回溯生平与黄友棣、彭修文、刘文金、胡登跳等乐界翘楚的接触，一探古琴与华乐的神韵。

琴史方面，并不平铺直叙，而是选讲唐、宋至明代各朝精点，并诉说嵇康、阮籍、司马相如、曹操、蔡文姬等风流人物的姿采。最后谈到现代琴家，包括差点忘记自己是荷兰人的中华文化热爱者高罗佩。

古琴的特点是音韵悠长，平和淡远，很能陶冶我们现代人的性情。希望大家能一卷在手，细细品尝本书的文字气息，那就不难寻获琴中的趣味，庶几更能把古琴弹好！

莊永康谨识 12.12.2017